



契訶夫戲劇集

焦菊隱譯

新文藝出版社

一九五六·上海

A. Tchekhov

Théâtre

原出版者 莫斯科外文出版局, 1947.

契訶夫戲劇集

安東·契訶夫著

焦菊隱譯

*

新文藝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登登字

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號 749

開本 787×1092 耗 1/29 印張 20 20/29 插頁 13 字數 324,000

(原平明版印3,500冊)

一九五五年一月新一版

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第二次印刷

印數 1,081—4,080 定價(7)2.00元



安東·契爾夫(一九四四年五月)

目次

伊凡諾夫（四幕正劇）	一
海鷗（四幕喜劇）	二三
凡尼亞舅舅（四幕鄉村生活即景劇）	三三
三姊妹（四幕正劇）	三五
櫻桃園（四幕喜劇）	四六
譯後記	五七

伊凡諾夫
四幕正劇

一八八七年



人物

伊凡諾夫，尼古拉·阿列克塞耶維奇——鄉民事務評議會常務會員。

安娜·彼得洛夫娜——他的妻，受洗禮和結婚以前，名叫薩拉·阿伯拉姆松。

沙別爾斯基伯爵，瑪特威·謝米揚尼奇——伊凡諾夫的舅舅。

列比捷夫，巴威爾·基里利奇——地方自治會議主席。

席娜伊姐·沙維什娜——他的妻。

薩莎——他們的女兒，二十歲。

勒沃夫，耶夫蓋尼·康士坦丁諾維奇——地方自治會議的青年醫生。

巴巴金娜，瑪爾法·耶果洛夫娜——地主寡婦，一個富商的女兒。

考西赫，傑米特里·尼基契奇——收稅官吏。

包爾金，米海爾·米海伊洛維奇——伊凡諾夫的一個遠親和產業管理人。

阿夫多霞·那札洛夫娜——一個沒有固定職業的老婦。

耶果露什卡——列比捷夫家的食客。

第一客人。

第二客人。

第三客人。

第四客人。

彼得——伊凡諾夫的男僕。

加夫里爾——列比捷夫家的男僕。

客人們——男，女。

男僕們。

戲劇故事發生在俄羅斯的某一地區。

三幕和四幕之間相隔約一年。

第一幕

伊凡諾夫莊院的花園。左方，帶涼台的房子正面。開着一扇窗子。涼台前，一片寬闊的半圓形空場，兩條園徑，一條和房子成直角，和另一條通向右方，都從空場通到花園。涼台的右方，是些花園座位和桌子。一張桌子上，點着一盞油燈。臨近黃昏。幕開時，房子裏有鋼琴和大提琴奏着二重奏的聲音。

伊凡諾夫坐在一張桌子旁邊讀書。包爾金穿着長統靴，拿着一枝槍，出現在花園遠處的一頭——微微有點醉意，看見了伊凡諾夫，用脚尖向他走來，等走到他的面前，就舉起槍來直對着他的臉瞄準。

伊凡諾夫（看見了包爾金，嚇得跳起來）——米沙，你這是幹什麼？……你嚇了我一跳。……我心裏煩成這樣，你還來跟我開這種無味的玩笑。……（坐下）他嚇了我自己還高興呢。……

包爾金(笑)——好啦，好啦。……對不住，對不住。(坐在他身旁)我下次再不這樣啦，真的再不下啦。……(摘下帽子)我熱。你相信嗎，我的親愛的朋友，三個鐘頭我一口氣差不多跑了十八里①呀！……不信就摸摸我的心，跳得多厲害！……

伊凡諾夫(讀着書)——好，就摸。……

包爾金——不行，馬上就摸。(拉過伊凡諾夫的手來，放在自己的胸口上)你聽見了嗎？突突——突突——突突的。……這表明我有心臟病，你知道。我可能忽然就死了，說不定哪會兒。我說，如果我死了，你會難過嗎？

伊凡諾夫——我正在看書呢。……待會兒再……

包爾金——不行，不開玩笑，我死了你會難過嗎？尼古拉·阿列克塞耶維奇，我死了你會難過嗎？

伊凡諾夫——不要磨煩我！

包爾金——我親愛的夥計，一定得告訴我，你難過不難過？

伊凡諾夫——我難過的是你這渾身的伏得卡②味兒。米沙，這叫人噁心！

包爾金(笑)——我有酒味兒嗎？多麼奇怪呀！……不過這也沒有什麼可奇怪的，說真

① *верста* 俄里。——譯者。

② *водка* 一種俄國燒酒。——譯者。

的。在波列斯尼基，我遇見了那個檢察官，我得承認，我們每人都乾了有八杯的樣子。喝酒對人有害，實在是。我說，這對人有害，是不是？是呢，還是不是呢？

伊凡諾夫——這真叫人受不了。……你得明白，你這簡直是發瘋。……

包爾金——好啦，好啦。……我對不住，我對不住。……上帝祝福你，清靜靜地坐着吧。……（站起來，走開）多古怪的人哪；連話都不能跟他們談！（走回來）啊，對啦，我差一點兒忘了。……給我八十二個盧布。

伊凡諾夫——什麼八十二個盧布？

包爾金——明天付給僱工的啊。

伊凡諾夫——我還沒有拿到錢呢。

包爾金——非常感謝！（模仿着）我還沒有拿到錢呢。……可是僱工應當給工錢，不應當給嗎？

伊凡諾夫——我不知道。我今天沒有錢。等到下月一號我領了薪水吧。

包爾金——跟這種人說話可真叫好！……僱工們可不能等到一號有錢才來呀；他們明天早晨就來！……

伊凡諾夫——那，我可有什麼辦法呢？你可以割斷我的喉嚨，可以把我的切成碎塊兒。……你這種習氣夠多麼討人厭啊，總得在我正看書或者正寫東西的時候，或者……來

攪我。

包爾金——我問你，僱工該給錢不該？可是跟你說又有什麼用呢！（搖手）他還是個鄉下紳士呢——該死的，還是一個地主呢！……最新式的耕種方法。……三千畝地，可口袋裏沒有一個錢！……有酒窖子，可沒有開瓶塞的鑽子。……我明天就把那三匹馬賣了去！賣！我把雀麥已經賣了青，現在我就去賣裸麥！（在台上大步子來同走）你以為我會猶疑嗎？嗯？不，那你就想錯了人啦。……

【房子裏，沙別爾斯基的聲音：「跟你一塊演麥可真困難。……你跟塞了鉛的梭魚一樣，沒耳朵，再說，你的指法也真可怕！」】

安娜·彼得洛夫娜（出現在開着的窗口）——剛才是在這兒說話？是你嗎，米沙？你為什麼這樣衝來衝去的呀？

包爾金——光是你的 *Nicolas-voilà*（這個尼古拉）——法語，就足夠把人逼的什麼事都幹得出來啦！

安娜·彼得洛夫娜——我說，米沙，叫人弄點乾草來，鋪在棒球場上吧。

包爾金（用手向她一揮）——請不要攪我。……

安娜·彼得洛夫娜——哎呀，這叫怎麼一個說話的樣子呀！……這種口氣，和你不相稱。如果你想叫女人們愛你，你必須永遠也不要叫她們看見你發脾氣，或者死鏢着你的尊

嚴不放。（向她丈夫）尼古拉，咱們到乾草堆上翻筋斗玩去吧！

伊凡諾夫——站在一扇打開的窗口，對你身體不好，安妞塔^①。請到裏邊去。……（喊）舅舅，關上窗子。

【窗子關上】

包爾金——不要忘記，兩天以後，你得付給列比捷夫利息。

伊凡諾夫——我記得。今天我就要到列比捷夫家去，請他等一等。（看自己的錶）

包爾金——你什麼時候去？

伊凡諾夫——這就去。

包爾金（熱切地）——等一會兒！我相信今天確實是薩莎的生日。……：嘖——嘖——嘖……可我怎麼給忘了呢。……什麼記性呀！（四下裏跳躍）我也去——我也去。（歌唱似地說了一句）我也去。……我去洗個澡，好好抽它幾口紙煙，喝上三滴酒精——我就會又有精神去再幹它一下了。……尼古拉·阿列克塞耶維奇親愛的呀，我的可愛的人呀，我心中的天使呀，你總是苦悶，總是抱怨，總是無精打采的，可是，你就半點兒也不知道，咱們兩個人要是合起手兒來，能做出多大的事業呀！無論什麼事情，我都準備爲你去幹。……你願不願意我爲你娶瑪爾夫莎·巴巴金娜呀？這個寡婦的財產，歸你一半……不，不是一半，整

① 安娜·彼得洛芙娜的愛稱。——譯者。

個的，整個歸你！

伊凡諾夫——這些無聊的胡話，千萬打住吧。

包爾金——說正經的，這不是胡話！你願意我娶瑪爾夫莎嗎？她陪過來的財產，咱們一人一半。……可是你看，我為什麼跟你說這個呢？好像你會了解似的！（模仿着）『這些無聊的胡話，千萬打住吧。』你是一個可愛的人，一個聰明人，只是你一點兒也沒有那種味兒，你知道，一點也沒有那種勁兒。……咱們得好好幹一下，叫他們羨慕得要命。……你是一個神經上有病的、一個垂頭喪氣的人，如果你是個正常的人，你就能夠一年弄到一百萬。比如吧，我此刻如果有兩千三百個盧布，半個月以後，我就能有兩萬。這你不信嗎？你管這也叫無聊的胡話嗎？不是啊，這可不是無聊的胡話。……不信看，給我兩千三百個盧布，一個星期以後，我準給你弄來兩萬。河對岸奧夫西昂諾夫正要出賣一塊地皮，和我們正正面對面，要兩千三百盧布。那塊地皮咱們要是買下來，河的兩邊可就都是咱們的啦，如果河兩岸都是咱們的，你明白，咱們當然就有權利把河給攔上一道閘，咱沒有這權利嗎？咱們就宣揚出去，說要蓋一座磨坊，只要咱們一叫大家知道咱要攔上水閘啦，那麼，住在下游的人，馬上就都得哄動起來，那咱們可就要說啦——*Kommen sie hier*（『你們到這兒來』——德語），你們要是不願意有這道閘，收買我們呀。你明白嗎？札列夫斯基的工廠，準得給咱們五千，考洛爾考夫準是三千，修道院準是五千。……

伊凡諾夫——這都是滿嘴胡話，米沙。……如果你不願意和我吵起來，這些計劃你就自個兒留着用吧。

包爾金（坐在桌子上）——當然嘍！……我早知道準是這樣！……你自己什麼也不幹，可也不許我幹。

【沙別爾斯基和勒沃夫上】

沙別爾斯基（正和勒沃夫走出房子）——醫生們和律師們恰恰一樣；惟一的區別就是，律師只搶你的錢，可是醫生呢，又搶你的錢，又害你的命，……我說的可不是在座的。（坐在長凳子上）都是些走江湖的，投機取巧的啊。……也許，在阿爾卡佳①，常例裏邊或許有幾個例外，但是啊……我這一輩子裏頭，在醫生身上花去的就有兩萬左右，可是我從來沒有遇見過一個醫生，叫我覺着他不是一个領了執照的騙子的。

包爾金（向伊凡諾夫）——是嘛，你自己什麼也不幹，可什麼也不叫我幹。所以咱們才沒錢啦。……

沙別爾斯基——我再說一遍，我說的可不是在座的。……也許有例外，雖然實在是……（打呵欠）

① Arcadia，是古希臘 Pelopon neus 半島中部的一個地區，風景優美，古代詩人把它描寫成爲一個幸

福的理想之鄉。——譯者。